

## 《暗算》篇

出书就要接受“游戏规则”  
——读者有捧你的权利，也有  
误读你的权利

记者：从去年10月份《暗算》获得茅盾文学奖到现在，您的生活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？

麦家：没什么变化。生活不是那么容易被改变的，都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我在乡间的父母亲，包括像他们一样的几亿农民，都过着几乎不变的生活。他们的变化就是被岁月催老了，而属于他们的岁月正在减少。

记者：有人说，《暗算》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主要原因是题材而非其文学价值，您对这个怎么看？

麦家：我没看法，因为我的看法不重要。古今中外一个样，读者有捧读作品的权利，也有误读的权利。你写作，你出书，就必须接受这个“游戏规则”。包括《圣经》在内，没有一部书“只有一个影子”。有时候，同样一部书在同样一个人心中也会有“不同的影子”。放在民间去说，这叫“青菜萝卜，各有喜欢”，让文化人来说，这叫“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”。在一个喧嚣的年代，我觉得保持沉静是很重要的，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沉静下来，对外界的“市声”多些抗干扰能力。我想，不论是做人还是写作，喧嚣终究是我们的敌人。

记者：从《解密》《暗算》到《风声》，很多人都说您开创了一个新文学类型——特情小说、新智力小说。什么样的小说在您眼里是成功的小说？商业与文学能否完美结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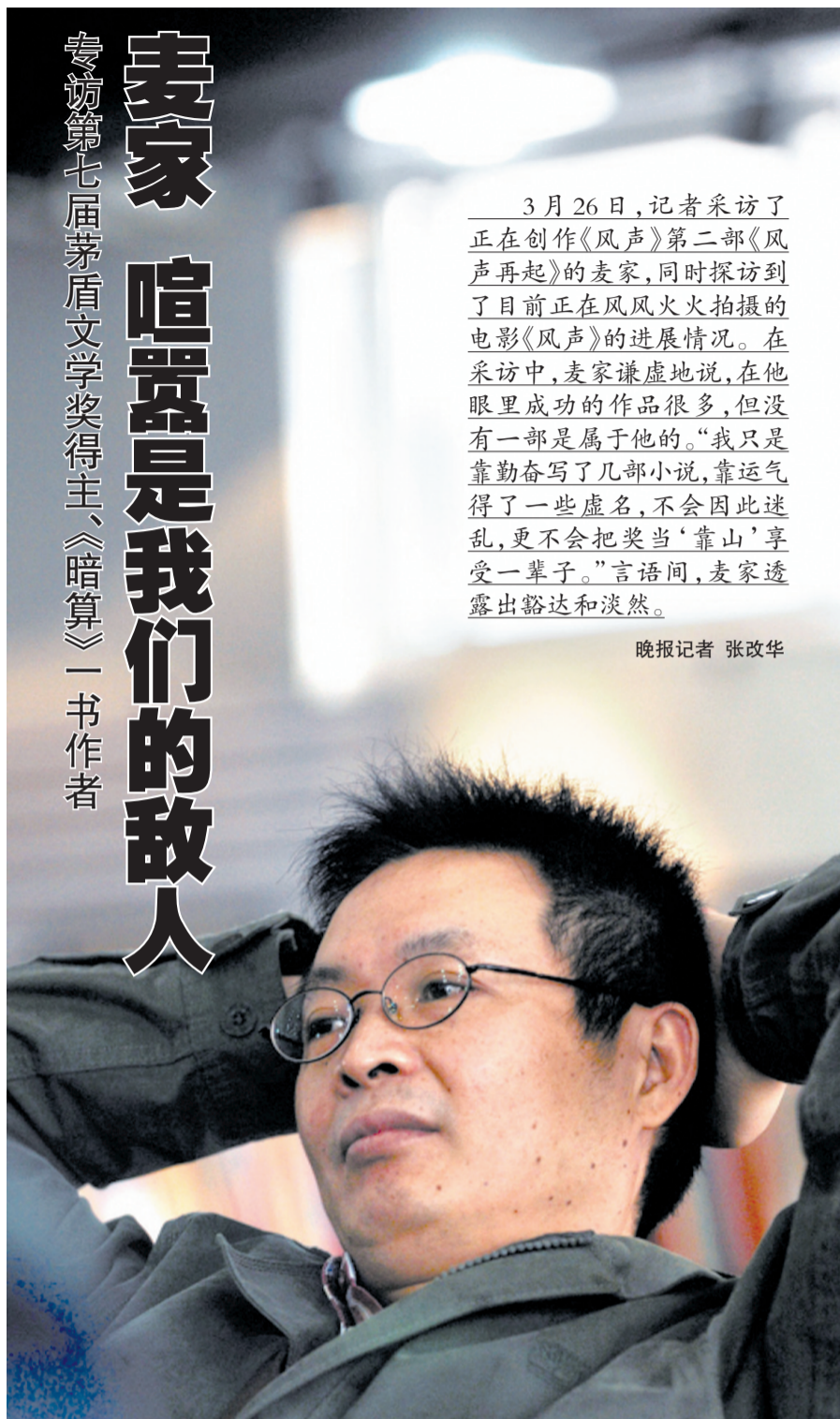
麦家：给我贴什么商标都是对我的肯定，也是否定。我觉得我写的就是小说，“特情”不过是题材而已，“智力”也不过是种方法，都是表面的，是“身体”层面的。就像一个人，身体长成什么样其实是无关紧要的，关键是身体内装的是什么。在我眼里“成功的小说”有很多，但没有一部是属于我的。我靠勤奋写了几部小说，靠运气得了一些虚名，我不会因此被迷乱，更不会把什么奖当“靠山”享受一辈子。我已经步入中年，也许还有十几年的写作时间，也许会写出一本自己认为满意的书，这是生活对我最大的诱惑，也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。

记者：收录了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黑记》的《麦家文集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年初出版，听说《暗算》有些改动？

麦家：《暗算》经过最新修订，新增了1万多字，而另一部作品《解密》则恢复了以前删掉的7000字。《暗算》添加的文字对小说整体上没什么影响和变化，只是追求局部的完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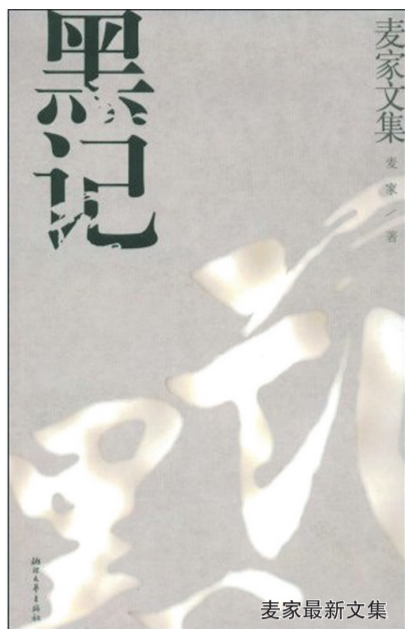
# 麦家 喧嚣是我们的敌人

专访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、《暗算》一书作者



3月26日，记者采访了正在创作《风声》第二部《风声再起》的麦家，同时探访到了目前正在风风火火拍摄的电影《风声》的进展情况。在采访中，麦家谦虚地说，在他眼里成功的作品很多，但没有一部是属于他的。“我只是靠勤奋写了几部小说，靠运气得了一些虚名，不会因此迷乱，更不会把奖当‘靠山’享受一辈子。”言语间，麦家透露出豁达和淡然。

晚报记者 张改华



麦家最新文集

## 创作篇

谈当下小说现状  
——“当下我们的文学更多的是在否定，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”

记者：我很欣赏您说的“今日的文学，急需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确信”。具体在《暗算》和《风声》中，您如何传递这种“肯定与确信”？

麦家：中国小说沉迷于凡俗人生、小事时代多年了，这种写作潮流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，然而反抗的同时，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。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，缩小为一己之私、之恋，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，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，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。

现在我们的小说大多写的是黑暗、绝望和丑恶，并且惊心动魄，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——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、有信念、充满力量的人生了。

这些年的中国小说重复了西方文学的写作道路，再加上近年来消费文化的隐秘介入，平庸人生更是成了大多数小说的主角。很多人都觉察到了，这样的阅读令人意志消沉、精神涣散。换句话说，当下我们的文学更多的是在否定，但没有肯定的否定、一味的否定其实是不负责任的。

记者：你曾说过，写“特情小说”是“我对当前写作的一种失望”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是什么样的失望？

麦家：我的3部长篇，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都在试图塑造一种“新英雄”形象，他们为国家利益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许多难能可贵的东西。但当代是一个不相信英雄的年代，如果我把这些形象置放在我们眼前、身边、企业、公司，肯定要遭到读者嘲笑。放在这种秘密部门，相对来说要可信一些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承认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。特殊的人自然应该有特殊的境界和精神高度。

但同时，这种人对我们的辐射力又要小得多，我们会认为，那是他们，应该这样。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，而是所有人的问题，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理想、有相信、有承担。这个问题在当代尤为突出。

记者：那么，你是否会因为表达这种态度，而回避书写叛徒或逃兵这样的故事？

麦家：那不一定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的事，我也不知道我笔下的人物会变成什么样。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，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，英雄中会出现叛徒，叛徒中也会冒英雄，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性正是文学的酵母。

而文学也正是以呈现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性为“己任”。文学不解释世界，那是哲学家的事，也无需承担宣传任务，文学要“负责”的也就是反映人心和世界的多样性、复杂性。

## 《风声》篇

电影要“颠覆原著”，就要把它变成电影的“样”  
——“可能演到最后，演员也不知道谁是老鬼”

记者：2009年年初开拍的大片《风声》，投资与《集结号》相当，应该说是2009年的一部重头戏。您可否透露一下目前电影的拍摄情况以及上映时间？既然是献礼建国60周年的电影，有可能在十一前后上映吗？

麦家：电影《风声》是华谊兄弟今年的重头戏，演员阵容和投资都是超前巨大，前不久已经完成在天津的拍摄，现在摄制组在青岛，接下来可能会到杭州拍摄。作为建国60周年的5部重要献礼片之一，它应该在国庆前后公映，但最后能不能如期公映，需要多方面的协调。

记者：您看过电影《风声》已拍摄完成的小样吗？华谊老总王中磊曾表示，《风声》是一部比较长的小说，电影只截取其中的一段，而且“颠覆原著”。这样会不会影响故事的整体性和连贯性，导致电影所传达的信息与小说不一致？

麦家：还没有拍完呢，所以不会有小样。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，也是一个胶囊压缩的过程，不可能完全一样的。如果是“一样”就完了，要的就是不一样，要“颠覆原著”，要把它变成电影的“样”。我想即使由我自己来完成电影，也会不一样的。至于故事的整体性和连贯性，我想

在电影中会体现得更好，这是一个在强大的故事的“核”之下展示历史性、人性的作品，任何导演编剧都会在“故事”上下足工夫。

记者：您对电影版《风声》的情节设置以及剧本的改编满意吗？

麦家：我没有完整看过剧本，无从谈起。据我所知，就是演员至今也没有谁看过完整的剧本。《风声》是个悬疑的间谍大片，谁是“老鬼”天机不可泄，包括演员也都不知道，甚至可能演到最后都不知道。

这个“创意”我很欣赏，演员带着未知在演，本身就是一种悬疑，这样可以帮助演员摆脱一些先入为主的被动和困难。我倒是看过3月20日话剧版《风声》在上海首演的情况，很不错。目前，这出火爆的话剧还在公演，下个月舞台将搬到杭州，之后还会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巡回演出。

## 《风声再起》计划10月推出

记者：《风声》的故事发生地是杭州，是否与您是浙江人有关？

麦家：其实没关系。了解抗战史就会知道，杭州由于紧临上海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间谍活动特别多，很多间谍平时



《风声》剧组阵容亮相，李冰冰、周迅主演版《无间道》。

都躲在杭州，上海是主战场，杭州是后花园。

记者：您的小说故事情节紧凑，一环扣一环，剧情扑朔迷离。您在布局小说时，思考会占据很多时间吧？

麦家：我写得很慢，平均下来一天就五六百字，但坚持每天写，回头看的话，进度也是可观的。写得慢一方面是情节、构思上下工夫比较大，另一方面也是我的写作习惯。就像有人说话快、有人说话慢一样，写作也是这样，我就是写封信也是慢的。

记者：您说过2009年要完成《风声》第二部《风声再起》的写作，如今进展如何，计划何时出版？

麦家：正在写，计划是10月份推出，但也不知能不能如期写完。写作上的计划经常被无情的现实淘汰，作家的写作计划经常像小说一样扑朔迷离。